

作者介紹

亞歷漢德羅·帕洛馬斯 (Alejandro Palomas)



© Xavier Torre-Bachetta

一九六七年生於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主修英文系，並進入新舊金山學院攻讀詩詞碩士學位。他在新聞界服務，同時也翻譯重要作家的作品。他的小說《心的時空》(El tiempo del corazón) 入圍法雅客新秀獎 (Nuevo Talento Fnac)；《霍夫曼一家的秘密》(El secreto de los Hoffman) 入圍二〇〇八年託雷維耶哈市小說獎 (Premio de Novela Ciudad de Torrevieja)

決選，並在二〇〇九年改編成戲劇；《世界的靈魂》(El alma del mundo) 入圍二〇一一年春天小說獎 (Premio Primavera de Novela) 決選；還有《讓我們相聚的時間》(El tiempo que nos une) 以及《一位母親》(Una madre) 等小說。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臉書：Facebook.com/Aveniadelalaszoni1

推特：twitter.com/Palomas_Alejan

目錄

作者簡介

賞析導讀——孩子對父母的愛——超越想像

賞析導讀——自己的命運，自己的路

- 第一章 所有這一切的開始
- 第二章 魔法咒語、天上的雲和友善的聲音
- 第三章 勇敢的決定、寶盒和星期四的信
- 第四章 一束小白花、尿溼的床單和
住在棕色皮革相簿裡的人
- 第五章 倫敦、失蹤的人和一張遺落的紙
- 第六章 娜屈亞的真身處境、最後兩張畫和
暴風雨前的烏雲
- 198 168 135 78 53 21

- 第七章 阿曼達·威爾特的秘密、白色皮革
運動背袋和非常特別的瑪麗·包萍

236

後記——與吉耶相遇

我決定從圖畫開始看。

於是我明白了。



第二章 魔法咒語、天上的雲和友善的聲音

吉耶

「不對！怎麼又錯了？妳昨天明明可以念得很清楚！」

娜席亞聳聳肩膀，縮起脖子，笑了一下，可是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而她發現了。她馬上換上認真的表情，拿起那張寫上一句大大咒語的紙，再試一次。

「十，波，卡，布里，利，吉斯托，帕，利，多……休。」她念得很慢，聽起來甚至有點像唱歌，接著她看著我笑出來，舉起手遮住嘴巴，就像她媽媽在超市收

紙臺詩的動作。

我們再排練了幾次，接著到廚房找點心吃，爸爸在他的工作室電腦前寫電郵給媽媽，不能打擾他，要讓他專心寫。我們吃著點心，看了一段電影，瑪麗·包萍說了一句魔法咒語，卡通公園裡所有的人跳舞唱歌的速度愈來愈快，娜席亞看到之後，決定學好那句咒語。

很多天下午，娜席亞會在放學後來我家，我們會一起做功課。吃完點心後，我們有時就到樓下她爸爸媽媽開的超市，有時在我的房間排練聖誕節的表演節目。這是因為有一天，索妮亞小姐告訴我們，這一年輪四年級表演，兩個兩個或者一群一組，以免占用太多時間。下課後，只剩下我和娜席亞沒人耍，當然，因為我們是新同學。

所以索妮亞小姐把我們湊成一組。

「你們想表演什麼？」她問。已經有了魔術表演、精靈高中舞蹈表演、小賈斯汀與和聲隊表演、聖誕老人和三頭麋鹿的表演，還有長襪皮皮提到在埃及部分的表演，以及……以及很多現在我已經不記得的表演。娜席亞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她從不在課堂上誇話。因為她的腔調有點奇怪，我們有時不太能完全懂她的意思，所以她覺得難為情，怕大家笑。

「我們可以表演瑪麗·包萍的歌劇？」我問。娜席亞捂住嘴巴，以免嘩嘩笑出來，索妮亞小姐露出微笑。

「當然可以，古耶。」索妮亞小姐說：「真是個好點子。」她接著說：「想演哪一集呢？」

我真是太開心了，心撲通撲通狂跳，差點兒就尿褲子。

「魔法咒語那一集可以嗎？」我問，因為太開心，我口水橫飛，趕緊舉起袖子擦乾淨。

索妮亞小姐看著我，表情有些奇怪，她皺著眉頭，額頭擠出一條深深的皺紋，

因為我坐在最後一排，大家全都回過頭來看我。娜席亞的笑容已經消失。

「咒……語？」她問。

「對啊。那個魔法咒語太長了，是當不知道應該講什麼的時候講的，也可以用唱的。」

索妮亞小姐頭歪一邊，已經沒人說話。

「我覺得很棒。」她說，然後在她的記事本寫下東西。「那麼你們兩個的表演已經登記完畢。娜席亞跟吉耶要表演瑪麗·包萍，是魔法咒語……對吧？」

我點點頭，娜席亞看著我，臉上沒有笑容，也沒有說話。

我們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在我家排演了幾天下午，娜席亞覺得有點吃力，她講話不太流利，起先一直吃螺絲，就這樣過了幾個星期，如果我們學不來，恐怕已經沒時間了，因為表演時間很快就要到了。

有幾次，我們下樓到娜席亞的媽媽艾莎太太的超市，吃爸爸蓋著防塵圍膠墊的睡

蜜杏仁蛋糕，然後到倉庫，那是個很大的地方，沒有窗戶，堆滿蓋上窗簾布的東西，娜席亞跟她的爸爸媽媽和哥哥拉斐格就住在這裡，她的哥哥很懂手機和電腦，有時他會在家，有時不在，在家的時候會和娜席亞的爸爸有些爭吵，可是是用巴西斯坦語。

娜席亞話不多，可是非常聰明。她總是笑臉迎人，除了得陪媽媽坐在超市收銀機旁邊時，她的臉色才會非常嚴肅，因為她得監視有沒有人不經允許就把東西塞進袋子裡。這時我會回家，從旁邊臨街的大門進去，爬上頂樓，如果爸爸不能趕回來，他會把鑰匙放在腳踏墊底下，讓我可以進門。

爸爸在家時，我們會看電視，有時一起檢查作業，他會幫我做晚餐，接著我很快就得上床睡覺，因為他要開電腦寫信給媽媽。如果他還沒回家，我會在我的房間放瑪麗·包萍的影片來看，跟著唱歌，尤其是魔法咒語那首歌，我也會穿上媽媽的長大衣跳舞，那是她很愛的一件衣服，我偷偷從衣櫃拿出來，爸爸完全不知道。因

為她把很多冬季的衣服都留在家裡。爸爸說她去的地方是沙漠，沒有冬天，不需要那些衣服；不過當他回家，我就會趕快脫下來，藏在床底下，跟媽媽的鞋子和其他表演的東西放在一起。爸爸有一次逮到我穿媽媽的衣物，所以，我不得不向他保證我永遠不會再犯，永遠不會，後來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我們連晚餐都沒吃。

可是星期四下午，我不能跟娜席亞放學回家，因為造型藝術課下課後，我得留在走廊上等索妮亞小姐帶我去花園的一棟小屋。因為下雨，我們得用小跑步，雖然花園小屋離靠街道的籬笆很近，就在風信羅噴泉的旁邊。

「你知道你今天跟輔導老師有約。」她說。當我們抵達門口時，她又說：「吉耶，你會喜歡瑪莉亞的。等著看。」

進去之前，我忍不住問：「瑪莉亞的英文名字是瑪麗嗎？」

索妮亞小姐點點頭。接著她按電鈴，但是沒有動靜。

「她漂亮嗎？」

索妮亞小姐看著我。

「誰？」她問：「瑪莉亞嗎？」

我點點頭。

「當然漂亮。」

我感覺脖子後面有點冷，正當我打算問她瑪莉亞小姐會不會唱歌，有個聲音從電鈴旁邊的銀色對講機傳出來：「哪一位？」

索妮亞小姐把臉湊近對講機說：「瑪莉亞，我是索妮亞。」

「請進。」

我聽見一聲鈴響，門打開了。我們走進一個非常小的接待廳，就像家裡的客廳，有個女人馬上從右邊的一扇門出來，她有一定的年紀但是並不老，或者說像個媽媽，但氣質不同，因為她戴著一個紅色領結，臉色像洋娃娃那樣非常粉紅。

「所以，你是吉耶？」她說。

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這位女士的背後有個房間，裡面有一張非常大的木頭桌子，表面閃閃發亮，四支彎曲的桌腳就像老虎的腳，桌上擺著一個有些腫脹的棕色皮箱，是打開的，有點像瑪麗·包萍的那個皮箱。

「吉耶？」她又說。她滿滿的笑容，讓我想起媽媽，我垂下眼睛，因為我想念她，感覺很想哭。我在門旁邊看見一個黃金色桶子，裡面插著一把跟爸爸一樣的黑色雨傘，但是把柄是銀色的。這時我說：「馬可士·沙拉薩爾跟我說，我們來這裡是要接受處罰。」

瑪莉亞小姐低下頭，伸出一隻手抬起我的下巴，讓我不得不抬起頭。

「這是因為馬可士·沙拉薩爾不知道只有表現最好的孩子可以過來。」她說，定定的看著我。她的笑容是那麼燦爛，差點兒讓我也跟著笑了。

「表現……最好的？」

她點點頭表示肯定。接著她壓低聲音說：「聽說你非常喜歡瑪麗·包萍。」

「對。」

「那麼你知道一件事嗎？」

「不知道。」

「我也喜歡她。」她在我耳邊說。

「真的嗎？」

她又再次點點頭表示肯定。

「非常喜歡，尤其是她唱歌的時候。」

接著她站起來，牽起我的手。當她拉著我跟她一起進辦公室時，我動也不動。於是她轉過頭對我眨眨眼。她依然帶著笑容，可是沒那麼燦爛，她伸出手撫摸我的頭髮。

「吉耶，只有表現最好的囉。」她說，撫亂我的頭髮，就像媽媽有時也會這麼做。「只有認識瑪麗·包萍的小孩。」

我看向索妮亞小姐，她點點頭表示贊同。

「不要害怕。」她說。

這時，瑪莉亞跟我手牽著手一起走進去。

馬奴葉爾·安杜內茲

我提早十五分鐘到，因此坐在接待廳等待。吉耶和那個女人的聲音從辦公室平敵的門傳出來。有時女人會提問題，而我似乎聽見他在某個時間點笑了出來。每次聽見他笑，我總覺得像聽見阿曼達在笑，我想她想到發狂。

我利用等待吉耶完成和輔導老師面談的時間，拿出記事本，擬好今晚要寫給阿曼達的草稿。我們可以用英文溝通，可是不方便，當她那邊白天的時候，這邊是黑夜，而且她馬不停蹄的工作。既然我現在待業，有很多自由時間，我就幾乎天天寫信給她，減輕她不在身旁的痛苦。

當我在接待廳等待時，我想起索妮亞小姐在辦公室跟我談有關吉耶的事：「他是個很特別的孩子。」她說。當時我立刻想起阿曼達，想起她多麼特別。當我說「特別」，指的不是她很美，但她的確很美；我指的是我不曾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

東西，我從第一天看到她起就被吸引。我記得我看著她和其他空姐從機場的跑道走過去，眼中只有她的身影。這就像突然間全部的東西都消失了：吵雜聲、同事、跑道的機油氣味……全部。而她似乎達到我看她，睜著一雙藍色大眼睛對我微笑，那彷彿是一對燦爛的太陽。我也記得我鼓起勇氣邀她出去的那天，當她答應時，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關在第一航廈的一間洗手間裡，潑溼頭髮和臉龐，因為我冒了一身汗。後來我帶她到一間中國餐館吃晚餐，我也去看電影，或者應該是反過來，先去電影院，接著去中國餐館，現在我記不得了。我記得的是，一切從那一刻開始進展得很順利。雖然現在和她也是一樣順利，彷彿所有的事已經在原地等待了一輩子，只等有人伸手撿起來。彷彿阿曼達十分透徹人生，彷彿她生下來手裡就握有本說明書，永遠知道該怎麼打理一切。

我們很快就結婚了，比我希望的還要快。這是她要求的，當我問她為什麼不再等一下，讓我們更了解彼此一點，阿曼達笑了出來，給我一個吻：「馬奴葉爾，」

她說：「我們已經遇到彼此，為什麼還要等呢？」她回答時表情十分認真，卻又帶著開玩笑的口吻，但是我沒發現，我跟以往一樣又做個呆子乖乖聽話。起先我快樂和害羞的臉紅了，接著我感覺熱燙燒到了脖子，她看到我的反應，歪著頭抱住我，把臉埋在我的肩膀，讓她的氣味包圍我。「親愛的，好事不要拖。」她在我耳邊用非常低的聲音呢喃。

一個月後，我們結婚了。

阿曼達是英國人。她的父母在她襁褓中就丟下她，她是在利物浦一間收容中心長大的，直到九歲那年被英國南部的一對夫妻收養，不過她一直不了解他們。當她滿十八歲以後，她就打包行李前往倫敦。很快的，她進入英國航空當空姐。不久她第一次到西班牙，決定留在這裡。因此，只有小組同事和幾個朋友來參加她的婚禮，沒有任何家人。我的部分，只有我的哥哥奇莫帶著他的老婆來參加，他們從幾年前開始定居阿根廷，我跟他們幾乎沒有連繫。爸爸沒來，因為他想帶他的新女友

瑪爾嘉參加，當我跟他說他一個人來比較好，他卻誤會意思，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其實我很開心，因為媽媽才生氣沒多久，我感覺她好像還在身邊，所以我們鐵定會花費一番力氣激烈爭吵。總之，這是個只邀請親友參加的婚禮，接著跟幾個朋友在海灘上的輕食吧享用晚餐，沐浴在夜色中。阿曼達打扮得真是漂亮，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十個月後，吉耶來報到。當阿曼達跟我說她懷孕的那天，我感覺……感覺很奇妙，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突然間，一切都不一樣了，但是她非常快樂，我心想：「嘿，她當然快樂囉。你會看見這是多麼美妙。」而我沒花多少力氣就接受這個想法。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事情會變成今天這樣，我可能會當面笑他，尤其是吉耶從出生就是個非常漂亮和安靜的孩子，他跟媽媽一樣有雙藍色大眼睛和一頭金髮。很快的，我們發現阿曼達跟他之間有種非常特別的東西，一種非常強烈的……連結。吉耶無時無刻都在找她。像是睡不著、牙痛、肚子餓……不管是什

麼，除非阿曼達出現，抱起他，否則不會冷靜下來。對，我知道這是母子間會出現的現象，機場的同事哈維爾曾經警告我，他幾乎跟我們同時當父母，可是阿曼達和吉耶之間不太一樣，一開始我覺得有趣，時間一久，我承認我覺得有點厭煩。

「你在吃醋。」哈維爾挖苦我。我笑笑應對，當我們吃完早餐，我友善的拍了他的後頸一下，但內心知道他說得沒錯。對，我在吃醋，吃阿曼達的醋，因為吉耶跟她之間有種和我所沒有的東西，我也吃吉耶的醋，因為他有時候像是完全霸占阿曼達，沒有一個男人會對這種事感到舒服，事情就是這樣。儘管我沒說我不喜歡吉耶太像她。我怎麼會喜歡？看見他們在一起就好像……就好像是一幅奇蹟畫面；他們的眼神一樣，搖頭的動作一樣，笑起來一樣……問題是，或者對我來說是問題，隨著吉耶慢慢長大，他愈來愈像他的媽媽，愈來愈跟其他的小孩不同。我不知道怎麼用其他方式解釋，吉耶就是阿曼達，是小時候的她，就個個縮小版的阿曼達。這樣說好了，自從我認識阿曼達，她一直是狂熱的奇幻故事讀者。她著迷所有關於精

靈、仙女、鬼怪、美人魚、女巫、魔法的題材，我則不怎麼感興趣；她從吉耶還是小寶寶開始，就讀這類故事給他聽，這類……小女生的故事，比如白雪公主、灰姑娘、小紅帽，尤其是瑪麗·包萍。我從沒見過比阿曼達還迷瑪麗·包萍的人。她每天晚上念給吉耶聽，當然，他也開始迷上這個故事。當我說起瑪麗·包萍，也等於一起說了其他故事。對吉耶來說，他從不愛小男生的遊戲，不管是足球還是其他的運動都興趣缺缺，儘管我們在電視看到某種韻律體操或冰上溜冰冠軍賽或許能引起他的興趣。然後是扮演的遊戲，跟小女生玩的那種遊戲……他一直是這樣。好吧，起先我沒多說什麼，我閉上嘴巴，假裝自己沒看見。直到有一天，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我記得那是十一月底，我們一起出門逛街，停在一間玩具店的櫥窗前。吉耶大概三、四歲左右，他把臉貼在玻璃上，指著一個坐在一種塑膠盒上面的娃娃，看著我說：「如果跟東方三博士（譯注1）要這個禮物，他們會送來給我嗎？」

我們旁邊有位帶著兩個孩子的先生轉過頭來看我們，接著他看一眼娃娃，一臉作嘔，把兩個孩子拉到身邊。我大可當場朝他的臉揮一拳，可是我得吞下怒氣和羞恥。回家後，我想跟阿曼達談這個問題，她的回答卻一如往常：「親愛的，你覺得吉耶是個不快樂的孩子嗎？」她問。

我啞口無言，愣了幾秒。我看向吉耶，他坐在客廳的地板上畫圖和唱歌。

「當然不是。」我對她說。

她露出微笑。

「那麼，這就像他明明想扮火車人，我們卻強迫他讀書鞏固老鬧。」

不需要多說。如果吉耶快樂，阿曼達就會快樂。如果她快樂，我怎麼會不快樂？其他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沒錯，那個時候的吉耶還很小，我輪夜班要得半死，回到家已經筋疲力竭，所以我不想給這件事太大壓力，既然阿曼達負責照顧他，我便放鬆下來，順了她的想

法。「既然是她照顧。」我想，「你就別慌了。阿曼達非常清楚該怎麼做。」

此刻阿曼達不在，我相信我當初是錯的。那時我決定扮演輕鬆的父親角色，視而不見，放手讓她照料吉耶。而面對目前的情況，我得打起精神，專注處理這件事。如果當初也這麼做，或許就不會發生這種糟糕的狀況，我也不必忍耐心理醫生和所有這些烏煙瘴氣的事。所有這些發生在吉耶身上的事，恐怕有一部分……是我的錯。」

* * *

突然間，女人的聲音傳來，那是有點像歌唱般悅耳甜美的聲音，把我從思緒中拉回。

「吉耶，告訴我，你很想媽媽嗎？還是只有一點點？」

我吞下口水。窗外噴泉的風信羅在雨中轉到右邊，又轉向左邊。

「吉耶？」那聲音繼續問。

又是沉默。

「你不想回答我？」

又一次沉默籠罩。接著吉耶終於開口說：「不想。」

接下來出現幾秒鐘的空白。噴泉石頭上的風信羅開始轉動，速度愈來愈快，雨勢變大。

「為什麼？」女人問。

暖氣架上的時鐘指針指向七點，風信羅猛然停下來。這時吉耶的聲音響起，像是一句呢喃。

「那是……秘密。」

譯注1：聖經中記載，當耶穌誕生時，東方三博士各自帶著不同的禮物來送給耶穌。

瑪莉亞

「那是秘密。」吉耶回答，臉上露出腴美和淘氣的微笑。他在晤談時間畫的圖就擺在我眼前的桌上，是剛剛交給我的。我的視線回到他的圖畫，感覺一陣冷顫竄過背脊。

這幅圖畫和索妮亞交給我的信封裡的畫類似：右邊的下方，就在地面，有個男人坐在房間裡的桌邊，門是打開的，他的前面有個非常大的電視。這個男人頭戴耳機，五官被亂塗一通，滿滿的都是黑色線條。紙張的上方有一架飛機，有個女人站在上面，旁邊是瑪麗·包萍在空中飛翔。我在她身上看到吉耶的影子，她拿著一支魔法棒指向女人，另一隻手臂下來著一本大書。還有一些長方形散落在天空，每一個的一角都開著一扇小窗戶，窗戶邊有張臉孔。屋子裡還有一臺洗衣機，男人背後的門旁邊，有一個高聳的衣櫃，上面放著一個盒子，還有一個樓梯靠在牆上。那句

「超級卡利法力斯帕里多斯」咒語斜斜的切過整個畫面。

吉耶拿起樂高方塊，開始重新組合一個像是橋的東西，他在整場晤談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組積木。

當牆上的時鐘指向七點，替這場晤談畫下句點。他抬起視線，用整個時間一直掛在臉上的作夢般微笑問：「還要很久才會長大嗎？」

我露出微笑。吉耶有一雙藍眼睛，毫不畏懼的看著所有東西。他對問問題不會感到害羞，彷彿問問題是世界上最



自然不過的事，這讓我安心許多。

「還要幾年。」我回答。

他皺起眉頭，頭歪向一邊，一臉自然而純粹的不耐，讓我忍不住又嘴角上揚。

「不能快一點嗎？」他問，還皺著眉頭。

我等了幾秒回答：「你為什麼想快一點？」

他別開視線，看向窗戶，然後眨眨眼。

「因為，如果不這樣，當我長大時已經太晚。」他用非常嚴肅的表情說，那聲音聽在我耳裡有些焦躁。

「吉耶，什麼太晚？」我的視線再一次掃過他的畫，停在坐在電視機前的戴耳機男人身上。

吉耶深深的嘆口氣說：「實現魔法。」

這一刻，我還不懂他的這句回答有多重要，所以我決定引開他的注意，指著畫

上的男人問：「吉耶，這是你爸爸嗎？」

他微笑並點點頭。他的微笑怪異，像是大人的笑容。

「他常看電視？」

他搖搖頭否認。

「不是。那不是電視。那是電腦。」

「喔。」

「他會在晚上戴耳機跟媽媽說話。」

我的視線再次回到圖畫，事實上，我看見男人的前面也有一扇窗，另一頭有個月亮。

「那你從沒跟她說話嗎？」

吉耶垂下視線。

「他可以說話的時候，我在睡覺。」他說。

「我懂了，好吧。」我看向時鐘，已經超過結束時間十分鐘了，所以我決定結束晤談。「如果你覺得可以，我們就到這裡結束。」

「好。」

我送他到門口，向他的父親打招呼，他已經在等他，安杜內茲先生問我晤談狀況如何，我盡可能謹慎，試著告訴他現在說還太早，如果不介意，我希望一個星期能跟吉耶晤談一次，直到學期末。他看起來不像不高興，但也不怎麼接受，有點不情願的妥協了。接著我們談好讓吉耶每個星期四的同一個時間回來見我。我送他們到大門口，目送他們冒雨踩著急促的腳步離開。

我坐回桌邊，在吉耶的檔案寫下晤談的概述，當我拿起畫準備收進文件夾時，我看見一個引起我注意的東西。

我戴上眼鏡，把畫紙拿到檯燈旁仔細的打量。這時感到胸口一悶。

吉耶把坐在桌邊戴耳機的男人的臉亂塗一通。不對，他不像是亂塗爸爸的臉。

那是眼淚。

我把視線稍微移向左邊，移向吉耶畫的電腦螢幕，沒錯。

我差點兒沒了呼吸。